

乱世

LUAN
SHI

倾君心

QINGJUNXIN

I



若花燃燃 著
RUOHUARANRAN
WORKS

她是侍郎府的五小姐，却屡受人欺，
人人视其为扫把星。
他是驰骋沙场运筹帷幄的晋王，铮铮傲骨，却对她一见倾心。
她不想卷入乱世，却逼于无奈，
只得依靠自己寻得一片天地……

光明日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乱世·倾君心 / 若花燃燃著. -- 北京: 光明日报出版社, 2012.7
ISBN 978-7-5112-2677-8

I. ①乱… II. ①若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139512号

乱世·倾君心

著 者: 若花燃燃

出 版 人: 朱 庆

终 审 人: 孙献涛

责任编辑: 庄 宁

责任校对: 张 翀

策 划: 钱 丽

责任印制: 曹 诤

封面设计: 80零·小贾

出版发行: 光明日报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东城区珠市口东大街5号, 100062

电 话: 010-67078247 (咨询), 67078270 (发行), 67078235 (邮购)

传 真: 010-67078227, 67078255

网 址: <http://book.gmw.cn>

E-mail: gmcbs@gmw.cn zhuangning@gmw.cn

法律顾问: 北京市洪范广住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

印 刷: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

装 订: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

本书如有破损、缺页、装订错误,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

开 本: 670×970 1/16

字 数: 700千字

印 张: 42

版 次: 2012年8月第1版

印 次: 2012年8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12-2677-8

定 价: 56.00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乱世

LUAN
SHI

倾君心

QINGJUNXIN
I

若花燃燃●
RUO HUA RAN RAN
WORKS

光明日报出版社



乱世·倾君心

· 楔 子 ·

很多年后，她还会梦到那个晌午。

金色的阳光穿过落地窗，洒了一室。

办公桌上搁着秘书新泡的咖啡，香气袅袅。

有点鼻塞流涕，于是她吃了颗抽屉里不知道放了多久的感冒药。

很快，寂静像水一般淹没了整个世界。

再醒来，只见雕花大床、密垂青帐、丫鬟垂手侍立……

原来的世界隔着千年之遥。

而她，也有一个新的身份。

京西阮府，五姑娘。

第一卷

蓼园春锁

【一】穿越千年

阮碧缓缓睁开眼睛，看着青纱帐顶繁琐的绣花，有一刹那的错愕——尽管穿越过来一个月了，依然时常错愕。这一切都是真的吗？自己真的从一个奔三的白骨精变成侍郎府里病秧秧的十三岁丫头？

说起来，这具身体真是孱弱无比，这一个月基本都在床上躺着，每日大碗小碗的中药。整个房间，衣服、帐幔、被子……乃至她整个人都散发着一股浓浓的中药味道。好在前些天，终于停了药，身子也开始慢慢好转。

醒来这么久，都不见有丫鬟过来问候，屋子里更是静悄悄得像坟墓一样。

阮碧奇怪，伸手揭开帐子瞅了一眼，原本守在床边的小丫鬟们都不见踪影。喉咙太难受，她下床，趿了鞋子，扯过床头的薄褥袄穿上，摸到桌边，水壶是空的，涓滴不剩。沿着墙慢慢地走到外间，还是没有人，门窗紧闭，光线幽幽。

走过去，把门拉开，阳光泼啦啦地照过来，眼前顿时一片雪白，差点又昏眩过去。等眼睛适合光线，扶着门走出去，正好看到正房里有个小丫鬟出来，赶紧冲她招招手。

小丫鬟犹豫了一下，还是走了过来，屈膝行礼：“五姑娘午安。”

阮碧沙哑着嗓子问：“可以给我拎一壶开水吗？”

小丫鬟怔了怔，看向她的眼神忽然露出一丝同情：“五姑娘稍等，我这就给你取来。”转身回耳房，一会儿出来，手里拿着一个粗糙的白瓷茶壶。

阮碧接过茶壶，刚想说谢谢。

正房的门帘一动，一个十六岁左右尖下巴眼角斜飞的大丫鬟走了出来，双手叉腰地骂着：“秋雁你个死妮子，叫你到厨房给姑娘拿点心，你磨磨蹭蹭地做什么？我看你越来越拎不清，正经主子的事情不做，反管起不相干人的闲事……”

小丫鬟吐吐舌头，说：“好姐姐，你别骂了，我这就去。”冲阮碧歉意地笑了笑，赶紧走了。

大丫鬟冷冷地斜睨阮碧一眼，挑起帘子进屋里了。

阮碧怔了怔，她早知道原主在府里不招人待见，却没有想到连个丫鬟都敢当面对她横眉冷眼、指桑骂槐，不由得有点唏嘘，喉咙里如火如荼的干渴感觉也消失了。

“姑娘这是怎么了？”冬雪从院子外面进来，见阮碧站在白石台矶上，捧着一个茶壶，一脸惆怅，连忙三步并作两步走到她面前，扶着她往屋里走。“赶紧进屋去，这才刚好，可别又让风吹坏了。”她是阮碧的大丫鬟，今年十六岁，长相俏丽。

“我没事，只是口渴，出来找水喝。”

冬雪愣了愣，说：“姑娘自己出来找水喝？冬梅和冬琴哪里去了？”

“我也不知道，起来的时候，她们就不在。”

冬雪脸色一变，忿忿地说：“这两个死妮子，胆子越来越大了。我走的时候，明明交代她们要守着姑娘的。她们竟然趁姑娘睡着了，一声不响跑去玩，等一下，我非得好好收拾她们不可，这一回，姑娘你可别再拦着我。”

阮碧漫不经心地“嗯”了一声，她对这个时代无爱，也不愿意管这里的是是非非。

回到里屋，冬雪扶着她到床边斜靠着，取一个青缎大引枕塞在她背后，然后拿过梳子梳理她午睡弄乱的双髻，边梳边说：“刚才我去看郑嬷嬷，听说二夫人和三姑娘、七姑娘过两天就从扬州回来。这一回二夫人在扬州待了快两个月，老夫人不说，其实心里不太高兴……不过说起来，也只能怪二老爷太过分，正经的夫人不帶在身边，倒帶了一个姨娘……”

正说着，外屋传来细碎的脚步声。

冬雪把梳子一放，沉下脸，挑了帘子走出去。片刻，就有低低的争执声传来。又过一会儿，门帘子一动，冬琴拉着冬梅冲了进来，扑通一声跪在她面前，说：“姑娘可得为我做主……”

阮碧转眸看她，冬琴是小丫鬟，平时很少出现在里屋。而且这一个月阮碧一直卧床，内心郁结，并不关心身边的事情，是以冬琴在她面前出现过几次，她却并没有看清楚她的长相。

冬琴大概十三四岁，脸蛋圆里见方，眼睛很大，颇有几分伶俐劲。她虽跪着，腰板、脖子却挺得直直的，可见心里极不服气。相比之下，她身边的冬梅都快垂到胸前了，一副老实巴交的模样。

“方才姑娘睡着时，二姑娘院子里春柳过来，说是二姑娘今日请了贵人在花园里游园赏兰，人手不足，央求我跟冬梅去帮手。我想着姑娘一向睡得沉，不到申时不会起来，到点之前赶回来，并不会耽误侍候姑娘，于是就去了。不想我与冬梅一回来，冬雪姐姐就要骂要罚的，说我们目无主子，这可是天大的冤枉呀。”

冬雪也跟着进来，听冬琴说完，挑眉冷笑：“二姑娘请的是延平侯府的谢二姑娘，若是人手不够，夫人自然会调派，用得着到我们院子里借人吗？若是借，也得跟主子借，哪有奴才自个儿跑去的道理？分明是你巴巴地凑上去，却说什么人家央求你帮忙这类浑话。”

“春柳本来是要禀过姑娘的，只是姑娘睡着了，不好惊扰，她这才找我跟冬梅商量。

我想着姑娘与二姑娘一向亲厚，以前听说二姑娘有事，便是自己的事情不办也要先帮二姑娘办了，若姑娘醒着，定是准许我们去的，于是我便自作主张拉着冬梅去了。”

冬雪冷笑：“你也承认自己是自作主张了？”

“是，冬琴是自作主张了，可这也是为了姑娘和二姑娘。”冬琴眼巴巴地看着阮碧，暗暗奇怪，自家的姑娘一向懦弱怕事，只要提及二姑娘，她就慌了手脚，今日怎么这么镇定？

一旁的冬雪也纳闷：“呸，你休要花言巧语，说什么为了姑娘和二姑娘，分明是为了你自己。冬琴，你巴结春云图的是是什么，大家心里都清楚。”

冬琴瞪着冬雪说：“那我也要问一下，冬雪姐姐拜郑嬷嬷为干娘图的是是什么？”

冬雪吃了一惊，赶紧去看阮碧，却见她神色不动，好像根本没有听到一样。她心里稍安，说：“我初进府时，便在郑嬷嬷手下做事，嬷嬷她待我如同亲生女儿，我从小无父无母，拜她为干娘，图的是一份亲情，可有什么不对？”

冬雪冷笑：“对与不对，自有姑娘来评定。我只知道冬雪姐姐六年前进的府，这个月才拜嬷嬷为干娘。”

冬雪说：“你自个儿有心思，便当别人也跟你一样。今天当着姑娘的面，我发誓，若有异心，天打雷劈！”她这一赌咒发誓把冬琴给惊着了，一时间也不知道该说什么。

冬雪不再搭理她，看着阮碧，见她还是一副无动于衷的模样，不由得暗暗奇怪，姑娘从前最是沉不住气，喜怒皆形于色，怎么这回病好了，跟换了个人似的。“姑娘，冬琴和冬梅不经许可，私自外出，要如何处罚？”

冬梅头垂得更低，冬琴却高昂着头看着阮碧，并不慌张，她清楚自家姑娘的性子，胆小怕事，这事情既然与二姑娘有关，她就指定不敢为难自己，顶多不痛不痒地罚点月银，方才她在花园里得的赏钱都有二两，抵得上两个月月银了。

阮碧淡淡地说：“既然她们想去二姑娘的院子侍候，冬雪你就打发她们去吧。”

这话一出，三个丫鬟都是脸色大变。冬梅更是身子发颤，几乎要晕过去。冬琴咬着嘴唇一会儿，忽然磕起头来：“姑娘，我们错了，饶过我们这一回。”旁边的冬梅也跟着磕头，一时间，房间里磕头声大作。

冬雪在旁边连连朝阮碧使眼色。各院的下人都是大夫人安排的，岂能随便送来送去的？若是传到大夫人或是二姑娘耳朵里，又是一场是非。

阮碧知她意思，却也不理，等着两丫鬟磕了十来个头，才轻描淡写地说：“且饶你们这一回，以后若再犯，也不必我说，自个儿拎着包袱去吧。”

三个丫鬟同时吁了口气，却又觉得说不出的诡异，僵在原地看着阮碧。

阮碧才不管她们在想什么，拿起《诗经》说：“我要看会儿书，你们都出去吧。”

三个丫鬟依言退了出去。

一会儿，冬雪端着一杯茶回来，递给阮碧说：“方才的茶水不好，我给姑娘泡了一杯好茶，润润口吧。”阮碧也真渴了，接过茶喝了一口。

冬雪在旁边又说：“原来方才姑娘是吓她们的，可真把我也吓死了。”顿了顿，“只

是姑娘以后万万不可再说这样的话，传出去，别人只道是姑娘对夫人和二姑娘不满，徒添口舌是非。”

阮碧看她一眼，心想，这丫鬟倒还有几分真心。

方才她确实是吓唬她们，却也有真送她们去的打算。虽然这种方式属于杀敌一千自损八百，可是这具身体毕竟是个主子，伤得起，再说以她现在的处境，大概是坏无可坏了。

冬雪拿起梳子继续给她梳头发，说：“姑娘有空也跟四姑娘学学，多去老夫人跟前走动走动，陪着说说话打打牌，既能尽尽孝心，也能亲密些……都说日久生情，可见这感情也要培养……”冬雪见她没有一点反应，不免着急，“姑娘在听吗？”

阮碧淡淡地嗯了一声。

冬雪听出声音里的敷衍，觉得十分沮丧。以前姑娘性子弱，事无大小都跟她商量，主仆两人情同姐妹。这回病好后，是比从前有主见了，可也凭空添出些隔阂。这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呢？

阮碧住着的院子叫蓼园，位于侍郎府西北一隅，原本只是一排放置花卉的暖房。上一代的老夫人染了疫症，她的儿子也就是已经过世的老太爷不愿意把母亲迁到别院居住，便叫工匠仔细修葺蓼园，又另加了围墙，成了一个院子，供母亲居住，便于他早晚问安。他因此也得了一个孝名，过世时，官家赐谥号“文孝”。

蓼园的正房如今住着的是林姨娘所出的四姑娘，阮碧生病卧床的一个月里，她只来探望过一回，想来关系不太好。不过，阮府其他大小主子，压根儿没有来过，可见这原主有多不招人待见。

天气渐暖，阮碧的身体也渐好，每日在屋里看书写字。

一日晌午，动了心思，想去花园里转转。

冬雪诧异地看着她：“姑娘忘了么，老夫人说了，不准你出这个院子呢。”

阮碧怔了怔，穿过来的一个月大部分时间都在床上躺着，哪里知道有禁足这回事？不过冬雪这么一提，她也想起，在卧床半睡半醒的时候，听冬琴和冬梅提过她禁足的事情，好像是她为了一个叫什么明月的男子，在雪地里站了一个下午，结果感染风寒，老夫人和大夫人盛怒之下，责骂她一顿，就把她禁足了。想想挺汗的，原主才十三岁，就已经情窦初开了。

冬雪看她低头沉思，当她不乐意，说：“姑娘，要不改天我求一下郑嬷嬷，让她在老夫人面前美言几句，把这禁足给撤了。”

话音刚落，外屋传来陌生的声音。

一会儿，冬梅进来了，说：“姑娘，老夫人院子里的秀芝来传话，说是三姑娘和七姑娘从扬州回来了，老夫人让你跟四姑娘一起过去说说话。”

冬雪喜笑颜开：“这下好了，老夫人终于肯见你，八成是要给你解禁了。”把阮碧推到梳妆台前坐下，解了她的双髻，重新绾好，又取出两枚小小的花钿插在髻上。她看着镜子里精心梳理过的阮碧，由衷地说：“姑娘生的好模样，人家都说二姑娘好看，我看未必

能及得上姑娘。”

阮碧抬头看着镜子，这具身体皮相还不错，倒跟从前的她有七八分相似，只是肤色过于苍白，神情也是恹恹的，而且年岁小，还没有长开。

收拾妥当，两人一起出门。

刚走出月洞门，后面传来四姑娘的声音：“五妹妹，我们一起吧。”

阮碧点点头，心里吁口气，方才还担心找不着路呢。

在她卧病期间，四姑娘来过一回，当时阮碧身心俱疲，躺在床上不言不语，连她的长相都不曾看清。如今仔细一看，发现四姑娘的相貌极好，只是打扮十分素净，虽端庄却有失秀美。

四姑娘见阮碧目不转睛地看着自己，微微一笑：“妹妹这是怎么了？不认识姐姐了？”

阮碧客气地笑了笑，并不言语。

却不知道自己这么一笑，有着从前没有的斯文。

四姑娘怔了怔，忍不住也打量她：“妹妹这一病，倒好像与从前有点不一样了？”

阮碧心想，当然不一样了，芯片换了呢，但嘴里却说：“哪里不一样了？”

四姑娘仔细瞅了瞅，又没有瞅出特别的地方，歪头想了想：“想来是妹妹长大了，看着就不同了。”

沿着抄手游廊，七转八拐，走了约莫半盏茶工夫，来到一座高大院落前，青瓦粉墙，树木葳蕤。西边有个小小的角门，进去就是老夫人院子的后院，再沿着游廊到正房门口，门外站着几个梳着双髻身着青袄的小丫鬟，一边向里面禀报，一边挑起帘子请她们进去。

屋里或坐或站，挤挤攘攘的一屋子的丫鬟媳妇，个个穿红着绿，珠翠满头，香粉扑鼻。阮碧见四姑娘行礼，也跟着行礼，见她唤“祖母”“母亲”“二婶”“二姐姐”“三姐姐”“六妹妹”“七妹妹”，便也跟着，见她坐下，也就跟在她下首就坐。逮着一个空隙，她飞快地扫了几眼屋子里的人。

坐在主位的老夫人看起来五十出头，头发半白，下颌端方，目光如电。相由心生，可知这是一位精明的老太太。

坐在客位的大夫人王氏看起来三十出头，相貌中等，但气度雍容。

坐在左边椅子首位的二夫人郭氏体态丰腴，面如满月，嘴角带笑，貌似性格不错。

至于阮碧久仰大名的二姑娘阮绮，她倚着老夫人坐着，容色秀丽，俊眉修目，顾盼神飞。其实单论相貌，四姑娘阮绛略微强过她，但阮绮嫡女出身，从小众星拱月般养出来的气度，四姑娘却远远不及。

三姑娘坐在二夫人下首，与二夫人长相相似，也是面如满月。三姑娘下首坐着七姑娘，也是郭氏所出，年方九岁，形容尚小。

也是姨娘所出的六姑娘坐在阮碧的下首，柳眉杏眼，五官十分艳丽。

等小丫鬟上了茶，老夫人这才开口，对大夫人说：“丫头们都来了，你说吧。”

“是，母亲。”大夫人应了一声，眼波流转，落在阮碧的脸上，严厉地说，“五丫

头，今春的事情，老夫人慈悲，念你年幼无知，姑且饶过你这一回。只是你须得牢记在心，切不可再行差踏错，丢了咱们阮府的颜面，知道吗？”

其他姑娘或鄙夷或嘲笑地看着阮碧。

这是取消禁足的意思吗？阮碧站起来，低声应：“是，母亲。”

大夫人点点头，又说：“其他姑娘也一并长个记性，别做出有损闺训的事情，以后再有此类事，绝不轻饶。”

其他姑娘纷纷答应。

大夫人满意地点点头，问老夫人：“母亲可还有什么吩咐？”

老夫人摇摇头，说：“没了，咱们三个说说话，丫头们都去花厅吧。”

六位姑娘都站了起来，行礼后，鱼贯走向花厅。丫鬟们过来，搬杌子的搬杌子，倒茶的倒茶，添果盘的添果盘。

等坐定，阮碧发现自己坐在末位，六姑娘和七姑娘都坐在自己前头，看大家的神情，并无丝毫不妥，看来这排位顺序由来已久。阮碧在心里暗叹：原主呀原主，你TMD还能更窝囊一点吗？

“三妹妹，这回去扬州，又有什么奇闻妙事？”先开口的是二姑娘阮绮。

三姑娘摇摇头，说：“这次回去的时机不对，扬州城里学子们正闹事，外祖母不准我们出去闲逛，每日里便是在院子里跟舅舅家的姐妹们玩耍，实在是无趣。便是送二姐姐的礼物，也是叫下人们去挑的，也不知道合不合姐姐的意？”摆摆手，站在她身后的大丫鬟便递上一个漆木香奁，搁在三姑娘的面前。

三姑娘取出一对蓝色底绘红花耳环，递给二姑娘：“姐姐喜欢便收着吧，不喜欢就扔了吧。”

二姑娘瞅了瞅：“瞧着怪精致的，这材质从前可没见过。”

三姑娘说：“说是从拂菻国运过来的佛郎嵌，另外有个名字叫珧琅。”

二姑娘说：“珧琅，这名字倒是雅致，这蓝色也讨喜，谢谢三妹妹了。”丫鬟取了镜奁过来，她当即对着镜子戴在耳朵上，那红蓝色都极艳极正，十分衬她，大家纷纷赞好看。

三姑娘也给其他姑娘带了礼物。

四姑娘的是一套绣针，看她的神色，甚是喜欢。阮碧和六姑娘都是缠枝红玛瑙银耳环，银质尚好，玛瑙的色泽也正，只是做工一般。想来，四姑娘的礼物她还是费了心，投其所好的。而阮碧和六姑娘的，大概压根儿就没动心思。六姑娘脸色不好看，说谢谢的时候，相当勉强。

至于阮碧，对这具身体的地位早不抱期望了，大大方方地说了一声谢谢，倒惹得三姑娘诧异地瞅她一眼，说：“小五似是和从前不一样了。”

二姑娘睨阮碧一眼，意味深长地说：“那当然是不一样了。”

其他姑娘和一千丫鬟都掩嘴偷笑。

七姑娘一副天真的口气问：“五姐姐，那谢明月就真的这么好看吗？值得你为他在雪

地里站一晌午。”

大家都看着阮碧，神情或是取笑，或是不屑，或是好奇。

三姑娘瞋怪地瞅七姑娘一眼，说：“别仗着自己年幼，说这些没有分寸的话，仔细让祖母和母亲听到了，用家法处置你。”

七姑娘吐吐舌头说：“只是随便问问，姐姐你多心了。”又缠着阮碧问，“五姐姐说吧。”

六姑娘也附和：“是呀，五姐姐，说吧，我也好奇。”

阮碧哪里知道谢明月是方是圆，只含糊地说：“也就那样，一个鼻子两只眼睛。”

七姑娘不高兴地嘟起嘴：“你便是不肯说，也没必要这么糊弄我。”说完，一扭头，看都不看阮碧一眼。

二姑娘说：“七妹妹要是想知道，改天我去延平侯府的时候带你一起，让你偷偷地看上一眼。”

三姑娘眉心微蹙，说：“二姐姐，小七玩心重，可别让她当真了。要是让祖母知道了，少不得把咱们都训一顿。”

二姑娘笑了笑：“三妹妹别担心，原本就是逗小七玩的。对了，三妹妹，扬州学子在闹什么？”

“我也不清楚，好像是为了荫补的事。”

这个话题大家都不感兴趣，于是又聊了一会儿扬州风光，东家长西家短的。阮碧凝神听着，顺带着把阮府的人事理个清楚。

阮府总共有三房，大老爷阮弘，官居三品礼部侍郎。妻子王氏出身涿郡望族，不过自幼在京城长大，生了一子二女，大姑娘阮绒已嫁，大少爷阮家轩十七岁，还有二姑娘阮绮。另有两妾，林氏生四姑娘阮绛和三少爷阮家轺，孙氏生四少爷阮家轲。

二老爷阮弢，在扬州当五品提举学事，管着学政。妻子郭氏，出身扬州名门，生有二女，就是三姑娘阮纷和七姑娘阮绾。仅有一妾孙氏，生二少爷阮家轸和六姑娘阮绘。如今，孙姨娘和阮家轸都在扬州城里，反倒是郭氏留在京城。

三老爷阮驰，是过世老太爷的老来子，妾氏所出，刚过二十，如今在西北军营里当差，尚未娶亲。

理清后，阮碧纳闷了，“自己”这个身体是谁生的呀？

……

从老夫人院子回来后，阮碧坐在案前，把思路理了理。这是她从前工作中养成的习惯，几乎已经变成潜意识。延平侯府谢明月——原主便是因为他大病一场，香消玉殒，却不知道是个什么样的人？

冬雪端着茶水过来，见纸上浓墨写着“延平侯府谢明月”几个字，顿时急了，放下茶，把纸夺过来撕了。“姑娘你怎么还不长记性，老夫人和大夫人才刚刚解了你的禁足，你又惦记上了？若是让哪个别有用心的人告了，可怎么办？”

阮碧眼巴巴地看着她，心里暗道，继续说呀，继续说呀。

“没错，他是帮过你一回。可人家是侯府的嫡二少爷，你便是惦记了也没用，白白惹自己伤心。”冬雪把纸撕个粉碎，犹不放心，拿过火盆，把碎片也烧得干干净净，这才拍拍手站了起来，呼出一口长气。抬头看阮碧眼巴巴地看着自己，只当她是伤心，走过来安抚地摸摸她的头说：“齐大非偶，姑娘看开点。以咱们阮府的门第，姑娘将来的婚事也不会差的，姑娘就放心吧。”话是这么说，其实内心也是怀疑，老夫人和大夫人都不得见阮碧，在婚事上会替她用心谋划吗？

“还有，姑娘以后还是离二姑娘远点，她说什么，可千万不能相信。上回，她忽然要带你去延平侯府，我当时就觉得不妥，劝过姑娘，姑娘不听。若不是她诓你，你怎么会在红梅树下站一个晌午？若是她回来担着点，大夫人和老夫人也不会这么生气，又是打骂又是禁足。二姑娘分明就是拿你取乐……”见阮碧出神，皱眉间，“姑娘你在听吗？”

阮碧忙点点头说：“在听。”

“姑娘也大了，最迟明年，老夫人和大夫人就会为你定下亲事。姑娘有空就多到老夫人和大夫人面前聆听教诲，总是有好处的……”冬雪又开始老生常谈了，阮碧假装在听，心思却移到别处。

前一个月一直在床上，还真没有发现身处的环境这么复杂，各种不待见，还有一段于礼不合的绯闻。是不是老天看自己在二十一世纪混得太如鱼得水了，特别搞个困难版来捉弄自己？

第二天，五更时分，天色刚发白。冬雪便叫阮碧起床，收拾妥当后，先到大夫人所住的阮府正院——熙和院请安，再到位于正院东边的春晖堂——老夫人的院子请安。

进去的时候，暖阁里还掌着灯，满满一屋子的媳妇丫鬟，绫罗绸缎，翠绕珠围，差点晃瞎了阮碧的眼睛。老夫人正拉着一个十六七岁模样的少年在说话：“虽说天气暖和点了，早晚还是会反复的，轩儿你还是多穿一点吧。”

看来这就是阮府的大少爷阮家轩，相貌挺周正的，高鼻梁，不大不小的单眼皮，和二姑娘看着不像，估计相貌像大老爷。

“祖母您别担心，我叫顺儿拿着，冷了就会穿。”

“那就行。”老夫人正正他衣领又说，“在国子监记得友好同窗，别惹事。”

右边下着坐着的二夫人扑哧一声笑了起来，说：“母亲真是的，家轩又不是第一天去国子监，您还总这么担心。”

话音刚落，大夫人带着二姑娘走进来了，说：“弟妹你是不知道，国子监一帮公侯郡王子孙，又都是年少气盛，没少打架闹事。就说上回吧，定国公的嫡长孙顾小白把户部尚书杜淳的儿子腿都打断了，官司都闹到官家（皇帝）面前了。官家碍着惠文大长公主的脸面，只让定国公赔钱了事。”

二夫人不喜她的语气，笑着说：“我原比不得嫂子是在京中长大的，自然孤陋寡闻了一点。”

大夫人听出她话里有话，却也不好发作，只当没听见，拉着阮家轩说：“时候不早

了，你赶紧去吃早饭，可别又迟到了，挨老师的尺子。”

“是。”阮家轩向老夫人行礼，“祖母，孙儿先告退了。”

“去吧，去吧。”老夫人摆摆手。

紧接着十一岁的三少爷阮家韬和七岁的四少爷阮家轲也走了，剩下清一色的娘子军。老夫人冲大家摆摆手，笑呵呵地说：“都坐下来，我有好东西给你们看。”跟着和大丫鬟曼云说，“去里屋把那双鞋子拿出来。”

曼云应了一声，从里屋取出来一双鞋子，鸦青色缎面别出心裁地绣着几朵千日莲，颜色雅致，针脚密实。

二夫人先接过，仔细看了看，称赞道：“这是谁绣的？都快赶上天工绣房的何四娘子了。”

大夫人已经明了，斜睨四姑娘一眼。

“是四丫头绣的，不错吧。”老夫人说，“说起来，都是请天工绣房的绣娘一起教的，只有四丫头真是学出师，其他几个都是半桶水。看看这颜色、配线，还有这鞋底，不厚不软，穿到脚上最舒适了。”

二夫人笑呵呵地说：“这么好？母亲说得我都心动了，四丫头，几时给婶子也做一双呢？”

老夫人摇摇手说：“最近可不行，我还有任务要派给四丫头呢。”顿了顿说，“下月东平侯老夫人六十寿诞，我跟她多年的老姐妹，正愁找不到好礼，如今想想，四丫头做的鞋子倒是极好的礼物。”又对四姑娘说：“四丫头，你回去再做两双，需要什么布料、金钱银线，尽管跟你母亲提。”

“是，祖母。”

二夫人纳闷地问：“这六十大寿，送两双鞋子似乎轻了点。”

大夫人说：“弟妹不知道，那东平侯老夫人年轻的时候伤了脚，对鞋子的要求最高，太软太硬都不行，东平侯府的一干丫鬟婆子个个卯足劲想要做双好鞋子呢。再说大礼，老夫人早令我备下了，鞋子不过是个小礼。”一副当家主母的口气。

二夫人笑着说：“嫂子果然是人面熟络，连东平侯府丫鬟婆子的心思都了如指掌。”

这话可不太好听，大夫人脸色微沉，欲要反驳，却又无从驳起。

阮碧暗暗称奇，这个二夫人总是嘴角带笑，一副好脾气的模样，可是说出话来却回回让大夫人吃瘪，也是个妙人。

三姑娘拉着四姑娘的手说：“四妹妹，得空你也教教我，让我也给母亲做双好鞋子，免得她眼馋得不行。”

老夫人说：“三丫头确实也该学学了，到时候送给郭夫人一双，又显孝心又体面。”

三姑娘一听这话，顿时臊红了脸。她是订了婚的，未婚夫婿就是扬州郭家的表哥。

“祖母好坏，总拿小三来打趣。”

大家都笑了起来，请安至此才结束。

二姑娘和大夫人一起回院子，丫鬟婆子们摆上早餐，刚刚吃完，小丫鬟进来禀告，四

姑娘求见。二姑娘微微皱眉，说：“八成是来送鞋子。”

大夫人想了想，说：“就说我还在吃早饭，先让她等着。”

小丫鬟下去了。

二姑娘不快地说：“娘，你还让她等着干吗？如今她巴结上祖母，早不将母亲看在眼里。直接打发她回去吧，谁稀罕她那双鞋子？”

大夫人说：“那倒没必要，且晾她一下。”

二姑娘不以为然地努努嘴。

大夫人屏退左右，戳着她脑门说：“傻孩子，我若是赶了她走，传到老夫人耳朵里，是我心眼儿小。我晾她一会儿，让她自个儿想清楚，不过是个姨娘生的，能蹦跶到几时？”

二姑娘想了想，说：“我听说这些天，父亲天天宿在林姨娘那里。”

大夫人横眉瞪她：“哪个下流胚子跟你说的这些，主子的事，倒让她操心来了。”

二姑娘拉着她的手：“母亲，是孩儿自个儿打听的，孩儿是担心母亲……”

“傻丫头，我还有你哥哥和姐姐，有什么好担心。”王氏拍拍二姑娘的手，“你先进里屋吧，我叫四丫头进来。”

二姑娘进里屋，也不走远，在屏风后站着。

一会儿，四姑娘带着大丫鬟秋兰进来，果然奉上一双鞋子，湖蓝缎面绣金色雏菊。

大夫人接过啧啧称赞：“瞧这菊花绣得跟真的一样，四丫头真是心灵手巧。”

四姑娘恭敬地说：“母亲过奖了。”

“只是这颜色太俏丽了一点，我穿不出去。”

四姑娘怔了怔，明明记得大夫人好几双这种湖蓝缎面的鞋子。

大夫人把鞋子递给侍立一旁的大丫鬟：“宝珍，我记得你的脚跟我一般大小，这鞋子你拿去穿吧。”

宝珍最清楚她的做派，也不推辞，笑嘻嘻地说：“谢谢大夫人，谢谢四姑娘。”

四姑娘俏脸微白，想了想，说：“那母亲喜欢什么颜色什么花样，孩儿再给你做一双。”

“好，只是我一时也没有个主意，还是小四你来想吧。对了，宝珍，你拿几双旧鞋子给四姑娘，让她参考一下。”

“行，四姑娘，请跟我来吧。”

四姑娘一走，二姑娘从屏风后走出来，说：“还是娘高明。”

大夫人笑了笑。

【二】陌上少年

经过阮碧的细心观察，发现原主很多东西都是独一份。比如说其他姑娘屋里都有一两个老成稳重的妈妈主持，而她屋子里只有三个不懂事的“丫鬟”，便是最大的冬雪也只有十六岁。再比如说，其他姑娘平日里都有来有往，偶尔还会结伴出去看庙会。唯有她，从

来没有人上门。

每日晨昏定省，老夫人、大夫人也用眼角扫她一眼，从不过问她的情况，更别说嘘寒问暖了。

总而言之，原主就是悲剧的代名词，而更悲剧的是，阮碧接了她的班。

忽忽两日，便是三月初三，上巳节。这个节日也称为女儿节，是屈指可数的几个女子可以到大街上嬉闹游玩的节日之一。

一大早，冬雪去厨房里领了荠菜花，铺满阮碧的床，多余的便插在案头的花瓶里，又在阮碧的双鬓上插满荠菜花。

阮碧对着镜子照了照，觉得挺乡土的，想取下来，却被说了一顿，什么风俗、规矩的，只得作罢。

打扮妥当，到正院垂花门前候着，各个院子的主人携着丫鬟婆子，挤挤攘攘地站满小半个庭院。阮碧看到其中一个女子长得特别出众，看起来也就二十五六岁，身材高挑，气质娴静，跟阮四姑娘有几分相似，便猜是林姨娘。果然阮四姑娘过来的时候，向她行了半礼。另有一个女子也是二十五六岁左右，牵着四少爷阮家驹，衣着比丫鬟婆子们要华丽很多，相貌不错，但略逊于林姨娘，应该就是阮侍郎的另一个姨娘孙氏。

站了约莫半炷香，一干丫鬟婆子拥着老夫人、大夫人、二夫人、二姑娘、三姑娘、七姑娘过来了，众人纷纷行礼。阮二姑娘今日妆扮得煞是明艳，一件浅黄色的春衫，随风裙角翩跹。她只在鬓角不起眼的地方插了一朵荠菜花，两两相比，阮碧那满头的花十足是个村妇造型。

人已到齐，老夫人当先，王氏和阮二姑娘左右虚扶着她，一大帮丫鬟婆子围着大小主子走出大门。门外候着三辆刻着阮府标记的黑漆木绘流去纹大马车，两辆刻着阮府标记的青幔马车，另有四辆牛车。老夫人上了当首的那辆马车，王氏带着二姑娘上了第二辆，二夫人带着三姑娘、七姑娘上了第三辆，四姑娘、六姑娘和阮碧上了第四辆的青幔马车，林姨娘和孙姨娘带着阮家驹坐了第五辆马车，牛车们则是给丫鬟婆子小厮们坐的。

车子走得很慢，阮碧挑起窗帘，只见周围不少车辆和行人，都是往同一个方向。街道两旁大都是平房，偶尔会冒出四层高的小楼，看招牌应该是酒楼。沿路店铺林立，行人衣着整洁，神情平和。

阮碧还待细看，六姑娘扬手“啪”地打在她手上，柳眉一横，说：“五姐姐，你可别又整出啥事，连累我跟四姐姐。”

四姑娘也附和：“是呀，五妹妹，咱们难得出府，还是安分守己的好。”

阮碧微微一笑，松开手，帘子落下：“只是看一眼，四姐姐和六妹妹何至于此？”

六姑娘不屑地笑了笑：“我倒是忘记了，五姐姐是不识‘目不邪视，耳不妄听’。”

阮碧微笑，说：“彼此，彼此，六妹妹不是也不识‘尊卑有别，长幼有序’吗？”

四姑娘一怔，细细看着阮碧。

六姑娘冷笑一声：“不知道是哪个疙瘩角落来的，也配谈尊卑有别？”

“便是知道哪个疙瘩角落又如何？还不是一样。”

“呸，谁跟你一样。”

阮碧笑嘻嘻地指指前面：“不是，便坐前面的马车去呀。”

六姑娘涨红脸，一时说不出话来。

四姑娘诧异地看着阮碧，这还是那个笨嘴笨舌、懦弱怕事的五姑娘吗？几时变得如此伶牙俐齿，而且自始而终不愠不怒，脸带微笑。

“好了好了，都是自家姐妹，一般的出身，何必要分个高下？”四姑娘笑着打圆场，别有深意地看阮碧一眼，“六妹妹年幼，五妹妹且让着她吧。”

六姑娘不屑地哼了一声：“谁要她让，不过是个没皮没脸、伤风败俗之人，我费事跟她说话。”又拉起四姑娘的手，故作亲热地说，“四姐姐，我跟你说呀，前些日子母……孙姨娘给我寄了一匹苏绣……”

阮碧扭头，来了一个“耳不妄听”。

出城，行了约莫数里，车子停下。丫头婆子小厮们先下车，拉好帷幕后，女眷们才下车走进去。草地上铺着席子，放着矮几，摆着鲜果数样。

刚安顿好，有个面生的小丫鬟走过来，问：“可是阮侍郎府上的？”

阮家下人答“是”。

那小丫鬟又问：“阮二姑娘可在？我家二姑娘有请？”

阮家下人又问：“你家二姑娘何许人？”

小丫鬟骄傲地说：“延平侯府谢二姑娘。”

除了阮碧，帷幕内的一干主子早猜到这位小丫鬟的来历。延平侯家的大姑娘年初为官家诞下皇长子，晋位皇贵妃，谢家也跟着水涨船高，在京城里炙手可热，一时风头无二。谢二姑娘来请，老夫人和夫人自然乐意，嘱咐二姑娘几句话，又让下人备了篮品种罕见的兰草给二姑娘带去当礼物。

除了阮碧，其他几位姑娘看着二姑娘趾高气扬地走了，多多少少有点妒忌，区别只在于有的显露在脸，如三姑娘、六姑娘；有些人则极力掩饰，如四姑娘。二姑娘走后没多久，老夫人摆摆手，说：“今日上巳节，大家不必拘在这里，都去祓禊，祛除不祥吧。”

听这个意思，就是自由活动了。

阮碧心中一喜，闺阁生活对于习惯自由自在的人来说，就是一大铁笼子。

三姑娘和七姑娘结伴，四姑娘和六姑娘一起，阮碧又落了单。她走到外面看了看，沿着河流两岸，都是帷幕，有几家帷幕上还绣着大大的标志。出出入入的大多是妇人，偶尔有几个男子，不是车夫便是青衣小厮打扮，看来这段河流，约定俗成是供官眷们洗祓的。

今日天色晴好，阳光明媚，河水潺潺，杨柳青青。阮碧深深吸口气，因为穿越入异世而带来的烦闷感似乎也消去不少。

冬雪拉拉她的衣袖说：“姑娘，先去祭高禖吧。”

阮碧不知道什么是高禖，但能猜出大概是与姻缘相关。“高禖在哪里？”

冬雪指着不远处的一棵大柳树：“就在那里。”

阮碧诧异地看了一眼，只见柳树前有几个年轻华服女子正合十行礼，但是却看不到什